

文化娱乐现象 **述评**

谁是「抄袭门」最大受害者？

叶永青被指抄袭事件的主角，身处舆论漩涡中的他一声不吭，继续引发名誉的雪崩。

原先看来，受伤的是比利时画家斯蒂安·西尔万。艺术创作图像被盗用，抄袭者居然还以此成名，并不断在国际市场上卖出天价。“抄袭门”在中国媒体和比利时媒体爆出后，让西尔万成了关注的焦点，多张作品图片对比落下实锤，抄袭、临摹、借鉴还是挪用？艺术圈几乎有了一致的公论。不过，随着事件曝光，西尔万在中国名气倒是更大了。

除了评论家的谴责外，收藏者也忍无可忍了。昨日，上海藏家、龙美术馆创办者刘益谦在朋友圈发出邀请，要把比利时原创画家斯蒂安·西尔万邀请来上海办个展，以此斥责叶永青；同时认为他有愧于他的学生，有愧于收藏家，本人应出面道歉。“艺术家的荣誉地位财富，是因为艺术家创作了艺术，抄袭不是艺术……龙美术馆决定为他（西尔万）办展，用此展览来警示抄袭者，还中国艺术家辛苦创作的汗水。”刘益谦说。

事件发生后，购买了叶永青作品的藏家蒙受了巨大损失。刘益谦自称，自己收藏5件叶永青作品，其中两件价值合计就达1千万元人民币。

此事件还直接影响到一批艺术评论家的声誉。叶永青能“声名鹊起”，与评论家息息相关。叶永青原先的朋友、艺术批评家栗宪庭3月4日向公众致歉，他是评论界第一位向公众致歉的艺术评论人。在声明中，他说抄袭是道德问题，他不能理解叶永青的行为。栗宪庭认为先前给叶永青的展览写序言时，并不了解那位比利时艺术家和他的作品，只能怪自己写文章时视野有局限。

商品错买了可以保修退货，艺术品买错了，只能自己吃进。诚如藏家所言，被欺骗了几十年，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叶永青的作品，价格是西尔万原作的100倍，被拍卖作品价格总计超过亿元，新闻爆出后，作品价格一落千丈，这等结局，让艺术爱好者有被愚弄的感觉。

一则新闻动摇了公众对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信任，给中国当代艺术家添上了污点，这恐怕才是最大的伤害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往事随风 灯塔依旧

——送别中国网球泰斗梅福基



■ 梅福基指着老照片回忆往事
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

春日，万物复苏，希望新生，送别中国网球曾经的灯塔。他曾勇气无限，成就中国突破；他曾默默扶持，呵护桃李无数。今天上午，龙华殡仪馆，人们与中国网坛泰斗梅福基作最后的告别。



■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日本报记者专访梅福基的版面

场外音

记忆不灭

◆ 华心怡

故人，一个个离去，终只成记忆，写于名册，留于历史。中国网球启程之路，因为梅老的离去，重获关注。

一直以来，上海多为风尚之先。1930年网球在上海兴盛一时，虹口公园在夏季开出近百个网球场，仍不敷支配。据1935年工部局年报记载，当年仅虹口公园一处，在草地网球场运动的人达17008人次，在硬地网球场运动者达5904人次，进行网球运动者占该园夏季运动总人数的一半。1936年，网球世界冠军蒂尔顿和亚军梵恩斯而受邀来到上海，进行表演赛，引起了上海网球界的轰动。这些，只是一度繁盛的上海网球的缩影。

普遍繁荣，才可能产生个体闪耀。梅福基的网坛成就，有天赋与努力写成，更由机遇推动。过去20年，一度清贫，甚至陌生的中国网球让人们忘记了那段历史，仿佛这个舶来品从来都离我们那么远。

梅福基老先生，以及其他前辈的意义在于，他们在更艰难的条件下，开拓、摸索过一个崭新事物，探寻过一种崭新模式，并达到了某个高度。他们给予我们一种自信——而今，凝炼和谐，齐力同心，新时代的体育人岂会甘于人后？梅老千古，记忆永存，初心不灭。

梅福基 (1929—2019年)

- 出生地: 上海
- 运动项目: 网球
- 1954年: 入选上海网球队
- 1955年: 入选国家网球集训队
- 全国比赛冠军: 男单、男双、混双
- 1958年、1959年: 连续两届温网男单晋级第二轮
- 1964年: 担任上海网球队教练
- 1979年: 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

享年90岁的梅福基身上贴着许多标签。“中国参加四大满贯第一人”，“中国男网最好成绩保持者”……从12岁在网球场为人捡球开始，到球场管理员，再至闯入温网正赛男单第二轮、波兰国际邀请赛男双冠军，梅老的一生见证并书写了上海网球，更是中国网球的历史。他成了网球圈里出名的“马克”。

1954年，国家体委在北京成立国家网球队，首批8名队员全部来自上海。1958年、1959年两次在温布尔登的突破，是中国男网的制高点。因为当年一直在上海打沙地，梅福基去英国前特地到广州的草地网球场训练了近半年。这次温布尔登之行，是中国网球球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。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网球舞台，也立即引起了关注，球拍赞助商找梅福基主动为其提供比赛用拍。中国网球的职业化元素，一度萌芽。

两年前，本报记者曾前往梅老家中，拜访这位久未露面的名宿。当时，梅福基身体康健，有时还会参加老年网球协会的活动，挥动球拍活动筋骨。“其实从2017年底开始，父亲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这些天，梅福基的三位儿女都在父亲家中陪伴老母亲。大女儿梅迪丽透露：“去年开始打不动球了，有时候一些网球活动来请他参加，他还能勉

强出席。今年年初，父亲就不太爱说话，躺着的时间多，身体退化得比较厉害。”上周五，梅福基吃完早餐后便安然离世了。“走的时候比较安详，也没什么病痛，就是年纪大了。”

网球，是梅福基的一生牵挂。他有精神看电视的时候，总是喜欢调到体育频道，看到网球比赛更是来劲。“父亲一直很喜欢费德勒，总是说他打得好。”这些年来，中国男网上下求索，却始终未能突破大满贯正赛首轮，梅福基颇感遗憾。但比起男网，他更关心的是女子网球。李娜从湖北队出道，其教练曾是梅福基的弟子。算起来，梅老也可以称是李娜的祖师爷。“李娜没退役的时候，爸爸一直很关注她，对她各方面的评价都很高。”

梅福基桃李满天下。在执教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梅老共带了100多位学生，其中17位拿到了全国冠军。“中国网球的未来在少年”，2017年秋，88岁高龄的他和年仅9岁的小男孩同场竞技进行抢七表演，赛后他由衷感言：“现在的条件、现在的环境都比当年好了太多，只要坚持，中国网球一定有希望。”

他曾经照亮一片荒蛮的中国网球。梅老走好，这盏亮起的网球之灯，众人呵护，并且还要擦得更亮。

本报记者 华心怡



图 IC